

亲爱的搪瓷

明前茶

70后和80后的童年，都拥有过搪瓷碗和带把儿的搪瓷口杯吧，那是幼儿园的统一配置。李媛到现在还记得，她在某间怀旧饭吧里，见到搪瓷杯里蒸的鸡蛋羹，和肉末老豆腐，心里的那个激动——酣萌的杯子把回忆都激活了：“简单的白色搪瓷杯子上喷绘了和平鸽，或者五角星，拙朴得跟儿童画一样。在社会上经历了20多年的跌打滚爬后，我们猛然意识到有一个平等的、无忧无虑的童年是多么可贵。”

搪瓷，就这样走回了我们的视野，在新开的杂货店里，或者怀旧菜馆里，搪瓷菜盘、收口的有温柔棱线的搪瓷花瓶，带盖子的搪瓷饭碗，还有各种颜色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去的搪瓷口杯，应有尽有。反正，有了根深蒂固的童年记忆，30岁以上的人会觉得，注入搪瓷杯里的酸梅汤格外激牙酸甜，豆浆也浓得可以凝结出一张薄薄的豆皮！

当年，每个新家庭的诞生，都和搪瓷息息相关。一对搪瓷脸盆，喷绘有牡丹花图案的搪瓷热水瓶，都是送给新婚夫妇的最佳礼物。父辈还会送来自己获得年度先进工作者的奖品——一对很大的搪瓷杯子，里面装得下一公斤蜂蜜，或猪油。曾经在搪瓷厂工作的老单，清清楚楚记得1985年他结婚时，朋友通过出口途径，帮他买到了一套深红色的搪瓷口杯，个头很小，杯身上印有小天使或深绿色的、缀有松果的圣诞花环。这套口杯他到现在还珍藏着，宝石般的深红色带来美好的祝福和宁静感，是他在别的搪瓷作品上从未见到过的。就在得到杯子的那一天，老单才知道搪瓷的别名就是“珐琅”。

这是一种涂烧在金属底坯表面上的无机玻璃瓷釉，一般使用喷枪把釉粉或釉浆涂敷到金属坯胎上。老单当年是喷枪涂敷方面的好手，这是需要眼疾手快、脑子灵透的活计，需要反复揣摩喷枪的气压大小、喷枪口的远近距离，在一瞬间内无限逼近原稿的艺术效果。涂喷也是“不可更改的艺术”，在高速喷枪的扫描下，涂敷一只搪瓷脸盆最短只需70到90秒钟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，脸盆上出现的牡丹花，花

蕊一样有淡淡的阴影，花叶有国画般水墨淋漓的脉络；若是出现一对鸳鸯，公鸳鸯金橙色的颈毛上会反射紫金色的光芒，翅上有一对栗黄色扇状羽毛，像帆一样立于后背。母鸳鸯灰褐色的身体上布满白色的圆点，眼眶后面连有一条极细的白色眉纹……就像水中活物一样！

快20年过去了，因为搪瓷生产中的酸洗污染无法解决，绝大多数搪瓷厂都停产了。好的搪瓷作品，都成了难得的收藏品。老单今天还记得当年，说服大家放弃大红牡丹配翠绿叶片有多么不易。他自己绘制的藕粉色牡丹配淡淡的水墨叶片，被喷在搪瓷盘上，出口到美国，人家配装一个镜框，当工艺品卖60美元。老单回忆自由创作的那个年月，还记得自己写过的一首小诗：“牡丹在灿烂的盛放中/感知忽来的忧伤/就像绚烂秋阳中/一朵孤云带来的/边界清晰的寂寞。”

他是在预言搪瓷艺术的今天，与未来吗？



梨花赋

许华凌

钟灵毓秀地，物华天宝；政平民阜乡，雪树银纱。四海雅客，九州嘉宾，驱车览胜偏趁旭日；西域经办，东洋商旅，临水观山犹恋夕霞。规划落实，景区初成规模；经略传承，声名远播天涯。八达交通，车水马龙兮，人在驿路；遍山林海，玉树琼葩兮，春在梨花！

梨花清纯兮，浩气明澈，仙材卓萃，天姿灵秀，去粉桃之艳冶，藐红杏之柔弱；梨花坚贞兮，花蕊光华，姿容庄重，品德高洁，发脱俗之绝响，唱醒世之清音。幽幽独立，一腔豪情冲霄汉；依依群处，满怀柔情沁芳馨。皎洁无华，灵秀素雅，天然去雕饰；张弛有度，不矜不伐，虬枝任屈伸。粹炼三冬，雨后寒轻，听春神召唤，花蕾萌发奇丽怒放；繁华数日，枝头香软，任东风漫卷，仙袂翩跹落英缤纷。

梨花多传奇，“记当日、门掩梨花，剪灯深夜语”，知与谁人？梨花更多情，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若个“白妆素袖碧纱裙”。梨花

多挚友，“闻道郭西千树雪，欲将君去醉如何”，哪个是君？梨花最相思，“砌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谁此凭栏杆”，绕梦牵魂。唐诗宋韵，墨宝风流，皆成遗迹；辽山抚水，风物馨荣，还看当今！

梨花枝上层层雪，梨花谷中处处春。曲径通幽谷，道旁农家特产琳琅满目；玉树开奇葩，坡上梨花芳蕊清秀绝尘。千尺长廊，花伞与风车共舞；万人快闪，游人携歌者同吟。梨花石边，佳人俊美入镜；梨木桥上，倩女娉婷秀身。彩旗招展，诗文大赛弘扬国粹；锣鼓铿锵，文艺节目推陈出新……

乾坤如此清明，堪夸盛世；风景这边独好，当赞仙乡。政通人和，偏僻处今成集市；国富民丰，茅草屋已换楼房。穷乡僻壤除旧迹，荒山野岭建康庄。景区繁荣，催生百业兴起；农家富庶，赢取万户吉祥。

诗曰：

乡村旧貌换新颜，绿水青山值万钱。
一谷梨花兴百业，赢得沧海变桑田。

迟来的歉意

郭文艺

记忆里有一场大雨，用瓢泼这个词来形容都显得格外瘦小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，父亲刚带我在永丰卫生院看完病，推着自行车往家走，我坐在车体前面大杠上，父亲一只手推着自行车，一只手用胳膊揽着我的身子。出卫生院门往东去，是国道，走国道要绕很大的弯才能到家，父亲选择了抄近路。眼下大旱，路两边的玉米苗儿纷纷耷拉着脑袋，叶儿跟细烟卷似的裹着，三两只斑鸠田地埂上绕圈后，站在树杈底下喘息儿。

父亲弓着身子推着我朝家走，像头老牛，汗衫贴在了脊背上，脸上的汗水啪嗒啪嗒滴在车把之上。

遇树林不敢歇，父亲一心想着赶紧回去，把药给我服上。有这么一阵子，我趴在车把上昏昏沉沉睡着，睡得不深，父亲怕我坐不稳车前杠，不断拍拍我的背，叫我别睡着，快到家了之类的话。其实离家还有十多里路。

七八月的天，顽娃娃的脸。父亲推着自行车，走到红眼庙，突起大风，天幕顷刻间似被一块黑布头遮盖住，咔嚓几声炸雷，黄豆粒般大的雨珠子斜着身子就砸了下来，道路旁的大柳树被刮得拍神话剧似的摇，好似分分钟都能连根拔起。

父亲这时弯着腰用胸脯做伞，挡在我头顶，顶着风雨径直地走进了村子边一户人家。把自行车往土墙上一靠，抱起我钻进了门楼底下。

雨越下越猛，户家许是怕水倒灌在堂屋里，就披了雨布，提了铁锹出来察看，看看淌水嘴子堵不堵。

开大门出来的是一老者，胡子花白，精神抖擞。父亲见状，忙笑着给他打了个招呼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赶路遇雨，借您大门楼底下避上一避。”

老者也是个极度热心之人，听了这番，又见父亲怀抱里搂着个娃，执意叫进屋里坐坐，免得孩子再着凉。父亲推辞不过，就抱着我进了他家院。

进得屋内单见堂屋黑黝黑黝的，若不是后墙正中老旧的八仙桌上亮着煤油灯，还以为进了红薯窖，闷热难耐。一老妇人带着两个女娃在东间玩耍，西间一样简陋的地方拴着几只羊，支着锅台，摆着案板。

我这刻身体里的烧像是退了些，口渴的发干，父亲起身向老者讨要开水，老妇人从八仙桌底下拎出了开水瓶，给我倒了半瓷碗凉着。父亲挨着老者，三个人坐着说话。此刻，雨声雷声交加。

见面熟，是小孩子的天性，小孩子见小孩子本就顽性大，不大会儿，我便和主家两个小孩子玩到一块了。由于东躲西藏的玩过了头，我顿觉得肚子咕咕叫，于是，那个女孩子问我，你饿了，吃馍不？我点了点头，于是，她便从案板上馍筛子里取出几块干馍馍。我说，有没有菜能就着吃？年龄稍大点的一个女孩就去拿起切菜刀，要切一段葱白，夹在馍层里吃，不想一个不小心，就把手指头切的鲜血淋漓，当时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我当时吓得不敢吭声了，父亲见状，忙上前拿布绉子给她缠上，由于伤口有些深，血液瞬间染透了布面，疼得小女孩一直哭闹。老者忙上前抱起了她哄，一边抱怨她太淘气，不住地骂她太费事，一点不让人省心。这时，父亲转过身问我，是你带着头淘气的吗？我头摇得跟拨浪鼓一个样，仿佛这流血的事件跟我不沾边。

我躲在父亲的身后不敢出声，生怕呼吸声过大，惊扰了藏在内心小小的良知。

父亲转过身，脸上挂着歉意对老者说：都怪我这孩子顽皮，您看，给您家添这些个麻烦，走，我抱着她去卫生院看看去……

老者一个劲说：没啥，没啥，都是小孩子调皮，磕着碰着不碍事，不碍事的，止了血，过几天慢慢就好了。

父亲继续数落我，那个小女孩此刻也停止了哭声，一声不响坐在床头看着我，看得我脸烫得似熬子底。我见这阵势，便做了个假哭状，嚷着闹着要回家去。父亲终究拗不过我，老者找了片破雨布披在我和父亲肩头，踏着泥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上路了。

身后，老者默默站着，目送我们父子朝着家的方向赶去……

多年以后，我早已胡茬印了满腮，那两个女孩子想必也早已嫁人，老者与老妇呢？怕是早已作了古。我却时常想起那个暴雨的午后，那黑黝黑黝的灯火，灯火里的老者，挨着老者避雨的父亲和我。

